

苏联中学 俄语形态学教学

普罗柯波維奇 著
波斯別洛夫

商务印书馆

苏联中学俄语形态学教学

(教师参考書)

普罗柯波維奇、波斯別洛夫著

哈尔滨外国語学院編譯室譯

商 务 印 書 館

1959年·北京

苏联中学俄语形态学教学

(教师参考书)

普罗柯波维奇、波斯别洛夫著

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编译室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总经售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 9017·58

1950年3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56千字

印张 8—11/16

印数 1—2,750册

定价 (10) 1.50

Н. Н. Прокопович и Н. С. Поспелов

**Изучение
морфологии
в средней
школе**

**Учпедгиз
1956**

內容提要

本書的基本任务是講述俄語形态学教學的問題，每個問題都包括“教師參考材料”和“教學法提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師在备课和講授時所必需的理論知識及各種參考資料，第二部分是關於教學法的一般知識。在本書的開始部分，作者論述了有關俄語語法結構教學方面的基本問題，對俄語各詞類構成的學說作了精湛的分析。本書可用作師範學院俄語系師生及中學俄語教師的參考讀物。

參加本書校工作的有下列同志：俄語語法結構研究的基本問題——朱勗人譯；名詞及格、數詞及代詞——迟風年譯；詞的構成、動詞概述及動詞的體——白雲亮譯；動詞的其餘部分、副詞後半部及虛詞類——薛芳馨譯；全書校訂者——曲程、朱勗人、王士燮、刘耀武。

目 錄

俄語語法結構教學的基本問題.....	3
俄語語法結構的發展.....	4
語法及其基本部分.....	9
俄語語法著作中劃分詞類的學說.....	14
I. 詞的構成.....	18
II. 詞類.....	62
名詞.....	64
形容詞.....	122
數詞.....	165
代詞.....	182
動詞.....	194
副詞.....	257
虛詞類.....	290
1. 前置詞.....	290
2. 連接詞.....	300
3. 語氣詞.....	305

前 言

波斯別洛夫所写的引論，說明了俄語語法結構的内部發展，探討了語法構造的基本問題，闡述了俄語詞类的學說。

普罗柯波維奇所写的各章是論述中学形态学教學課程的各个基本問題的。其中每个基本問題都包括两方面：1) 教师在备课和講授时所必需的理論知識及各种参考資料(“教师参考材料”)；2) 教学法的一般知識(“教学法提示”)。在論述各个問題时，結合巴尔胡达洛夫和克留奇柯夫合編的中学教科書对各个問題的闡釋。

本書第一版是由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印行的，原書名为“中学俄語教學”。

作 者

俄語語法結構教學的基本問題

語法是研究語言的語法結構的科學，語言的語法結構對於在人類語言（詞和句子）的一切個別的、具體的現象抽象化過程中表現的思維活動的豐富經驗加以概括化。語法學在分析語法結構時必須尋找共同點；這就是對於具體的語言材料的抽象，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是“合理的抽象”，因為語法的抽象也“真正把共同之點強調出來，肯定下來，並從而使我們避免重複^①”。語法的規則和規律就是符合於“我們對世界的認識的實際深化”^②的抽象；這些規則和規律不是空洞的，形而上學的抽象，而是科學的抽象：用列寧的話來說，科學的抽象“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③。基於對語法分析的本質的這種理解，我們將以研究語言的具體現象（具體的詞的變化和詞在句中的組合）為出發點，但，只是把構成語言現象基礎的那些共同點肯定下來。

語法範疇就是由語言中作為詞的變化和詞在句中組合的基礎的那些共同點產生出來的，這些共同點有規律地表現在詞類、句子成分、詞組類型、句子類型及造句的方法當中。

在分析語言的語法結構時，語法範疇表現為詞及句子中具體內容的不同程度的抽象，現在讓我們來研究一下作為詞的形態類別的詞類和比它們更抽象的語法範疇（如名詞的性、數、格、動詞的體、時、式）之間的區別。

詞類表示某種最概括的意義（物體、性質、動作、狀態特徵），因此它們不單純是詞彙類別，而且是詞彙語法類別。它們根據它們的語法意義而具有各種結構功能。例如，俄語中的名詞表示物象意義，具有性、數、格的形態特徵，在句中基本上用做主語或補語。動詞表示行為便具有體、時、式、態的形態特徵，在句中用做謂語。

性、數、格的語法範疇表明名詞的具體物質意義的各種抽象程度。例如，在俄語中人及動物的名稱，通過性的語法範疇保持了性別的意義。名詞的數的範疇也是詞彙語法範疇（這點與形容詞的數的形式不同）。俄語有些名詞只有單數或複數的事實，就証明了這點。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北京 1955 年，中文版，第 148 頁。

② 列寧著：“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北京，1956 年，中文版，第 66 頁。

③ 同書，第 155 頁。

这种情况有时甚至会使一个詞变成两个同音詞。例如 грязь [泥] 和 грязи [泥土治疗], мозг [烱脑] 和 мозг [大脑] 一类的“形式”, 这当然不是一个詞的两个形式, 而是两个同音詞, 因为可以说 попасть в грязь [掉在泥里], 但不能說 лечиться грязью. 在这两种場合下, 單数和复数的形式由于詞彙意义不同变成不同的詞, 因而它們在語法上也失去了联系。

格范畴与性及数范畴比較起来, 它对于詞的具体物質意义的抽象程度更大(例如直接客体第四格); 而当純指格意义減弱的时候, 名詞指格形式就开始表示地点、時間及其它状語意义了(試比較 писать о деревне [写农村], жить в деревне [住在农村])。

各种語言的語法結構的本質差別都表現在語法范畴中。例如, 俄語的性范畴是一种詞彙語法范畴, 而在英語和土耳其語中則根本沒有性的語法范畴。体的語法范畴虽然凡屬於斯拉夫語系的語言都有, 但在德語和法語中却沒有固定的表示方法, 即使在英語中, 体的語法范畴也不是穩固地确定了。各种語言之間的本質差別还表現在句子类型的划分、复合句的結構和句子的連接方法上面。由此可見, 每一种語言都有它特定的語法范畴, 这些語法范畴在語法結構中又有特定的相互关系。各种不同的語言之間都有共同的地方, 其原因不是它們有統一的共同的語法, 而是由于具有不同語法結構的語言有着共同的邏輯概念。

俄語語法結構的發展

在每种語言的語法結構中, 都必須将其穩固的历史基础和内部發展过程中正在發生的变化区别开来。語法結構的基础是穩固的, 但語法結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語法結構的穩固部分正是語法結構發生变化的基础, 而語法結構的变化是有規律性的, 它們是語法結構的發展。在俄語的語法結構中, 名詞和動詞的基本語法范畴非常穩固。例如, 俄語的名詞性、数、格的范畴在历史上就是穩固的, 这就是說, 这些范畴許多世紀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在俄語史的任何时期中也找不到名詞沒有性、数、格变化的情形。

誠然, 俄語中有“共性”名詞, 例如 забияка [爱鬧事的人], левша [左撇子] 就是兼有两性的意义, 既是阳性又是阴性。但这是名詞体系中次要的現象。它們在句中主要是做謂語用。它們不是名詞的典型現象, 因为名詞通常都要有一个穩定的性的語法意义。

俄語動詞諸范畴的体系也有極大的穩固性, 虽然其中一些范畴(例如时范畴)在表示方法上也發生过很大的变化, 另一些范畴(例如体范畴)的語法形式形成过程是很复杂的, 而个别范畴的相互关系(例如, 体范畴与时范畴之間的关系)

在俄語語法結構的發展過程中也有過變化。

俄語中，代詞的各基本類型、原始前置詞和連接詞，特別是表示並列關係的連接詞，在語法表達上都是極其穩定的。

各種類型的句子，特別是簡單句，也只有極大的穩定性。把現代俄語與古俄語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各種類型的簡單句都是相當穩定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俄語中（在任何語言中也是同樣）語法基礎是穩定的；但同時也不能不注意到，俄語的語法結構在變化着，這種變化表現在各種語法範疇的相互間關係上以及它們的語法形態上。

現在舉幾個例子。

俄語的名詞變格體系在千百年過程中發生了極大的簡化。在古俄語中根據詞干不同而有各種多樣的變格類型，而現代俄語的變格體系則以性的不同為根據，基本類型不多，但正因為如此，現代俄語的變格體系更為穩定，它使大量名詞可以用同一方法來變格。

在形容詞領域當中，可以看到全尾形容詞與短尾形容詞之間的相互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現在，短尾形容詞由於獲得時的語法特征的結果，它很明顯有脫離形容詞詞類的傾向。然而，短尾形式與全尾形式之間還保存着相互間的聯繫，所以短尾形容詞仍包括在形容詞範圍之內。

各類形容詞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指出，在現代俄語中，性質形容詞和關係形容詞組成了一個性質關係形容詞的統一的詞彙語法類別，其特點就是具有一個統一的能產的變格類型^①。

另一方面，所謂的物主形容詞，由於數量有限，它已成為非能產型的語法現象了。

在俄語動詞領域中可以看到，在體和時的語法表達形式之間的關係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古俄語中，時的語法範疇，特別是過去時，在表達方法上是多種多樣的，當時有許多形式是與古典語言及現代西方語言中的簡單過去完成時（аорист），過去未完成時（имперфект）、複合過去完成時（перфект）及大過去時（плюсквамперфект）的形式相對應的。

而在現代俄語中，過去時只有一個以 *л* 結尾的基本形式，它按着體的不

① 參看維諾格拉多夫：“俄語”，蘇聯教育出版社 1947 版，第 203—208 頁。

同意义又分为完成体过去时和未完成体过去时。

在体的語法范疇中表示体的形式集中了，因为正在發展着的完成体及未完成体的范疇代替了古俄語短暫性和持續性的体的差別，屬於多次体范疇的形式已經成为動詞的非能产形式了。

至于談到时的范疇在現代俄語中完成体过去时和未完成体过去时的意义差別在形式上並沒有表示。例如，在現代俄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复合过去完成时和簡單过去完成时在意义上的差別，但是現在已不像古俄語那样用两种不同的形式来表示它們的意义差別了。

如果我說：Он пришёл ко мне и рассказал, как это было 这一过去时的形式就表达了古俄語的簡單过去完成时的意义。

如果我說：Ну вот, я и пришёл, 这一过去时則只有复合过去完成时的意义，因为这种过去时表示由于过去完成的动作为結果而造成的状态。現代俄語不利用形式上的区别，却比古俄語更自由地、更容易地表达时的細微意义。

对語言的語法結構中的另一种性質的变化也必須加以注意。將現代俄語和古俄語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古俄語的数詞在語法上不單獨划为一个詞类，因为古俄語的数詞(数量数詞)归入名詞范疇，具有語法性的范疇，而且有語法数的变化，那时除开單数和复数之外还有双数，因此 десять 之类的数詞还有双数的变化。如今，数量数詞已經單獨成为一种意义更抽象的詞类，因为它们与名詞相反，既沒有固定为性，也沒有数的变化。这样，我們就可以看到，在語法結構的演化过程中以前不單獨构成詞类的詞也能够 在語法上划分为單獨的詞类。俄語的語法結構就这样發生了質的变化。

在詞从某一詞类轉为另一詞类的現象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詞的語法构造所發生的質的深刻变化。例如，俄語中名詞轉化为副詞，形動詞轉化为形容詞，原始前置詞加上抽象意义的名詞构成新的前置詞，某些副詞和名詞变成“状态詞”，都莫不如此。

大家都知道，許多副詞是由僵化了的名詞指格形式变来的，往往还要加上前置詞(例如：бегом [跑步地]，рысью [跑地]，сплеча [不加思索地]，вдребезги [粉碎])。名詞副詞产生新的語法性質的过程是很慢的，因而現在仍然可以看到个别的名詞轉化为副詞的情形(例如：осенью [在秋天]，зимой [在冬天]，утром [在早晨])。俄語形動詞失去性、数、格的語法形式，但保存体和态的意义及動詞支配关系，从而构成副動詞，在构成副動詞的过程中同样产生了新的語法性質。形動詞失去时的語法意义和動詞支配关系之后便轉化为形容詞，在轉化的过程中，在产生新的詞彙意义的同时也發展了新的語

法性質(試比較: *потерянные книги* [失去的書]—*потерянный вид* [惊慌失措的樣子]; *избитые люди* [被打的人們]—*избитая тема* [陳旧的題目])。在現代俄語中由於某些抽象名詞逐漸失去物象意義并和前置詞組合,獲得虛詞功能,從而構成名詞性合成前置詞(例如: *в течение* [在...期間], *в силу* [由於], *в отношении* [在...方面], *в деле* [在...方面])。

由於助動詞變為虛詞(系詞)的結果,謂語動詞轉化成所謂的狀態詞,這是新的語法性質逐漸發展的最鮮明的例子(試比較: *становилось холодно* [冷起來了]和 *здесь было холодно* [這裡很冷])。前者的 *холодно* 還保存着副詞的語法意義,而後者由於加上系詞 *было* 的結果,就獲得了時間的語法意義,從而轉化成狀態詞),彼什科夫斯基、謝爾巴早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特別是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在“現代俄語”(1938)和“俄語”(1947)二書中做了仔細的探討之後,狀態詞在語法上就穩固地劃為一個具有與副詞不同的語法特征的獨立的詞類了。在 *здесь светло* [這兒很亮], *всем было весело* [大家都很快活], *там будет жарко* [那裡將會很熱]等句中,有黑體字的詞都是無人稱謂語,它們脫離了副詞的體系,因為副詞是說明謂語的特征的,不能做謂語用。因此現在我們可以說,俄語中與副詞相對應的狀態詞已經變成一個單獨的詞類,它們的謂語功能與動詞及短尾形容詞很相近。短尾形容詞在現代俄語中獲得了屬於一定時間的性質狀態的一般意義(例如, *ночь была тиха* 夜很靜)①。短尾形容詞這就產生了新的語法性質的時間意義。

在結構學中,新的語法性質的發展,表現在將兩個簡單句組成一個複合句的手段是繁富多樣的。在古俄語中前後句子的語法關係極為簡單。試從“阿方納西·尼基丁三海旅行記”選出一個古俄語句子和現代俄語的譯文比較一下:
«И пришлі есмя в Дербентъ. И ту Василей поздорову пришел, а мы пограблены»; когда мы пришли в Дербент, то о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Василий пришел благополучно, а мы пограблены»②(當我們來到捷爾賓特時,才知道瓦西里是平安到達的,而我們被搶劫了)。在選句和聯句時我們可以看到,現代俄語的結構關係越來越深化。波鐵布尼亞就曾指出,俄語句子結構愈來愈向遞續形式發展,而古俄語的句子結構却

① 維諾格拉多夫:“俄語”,教育出版社,1947年版,第262—265頁。

② 1466—1472 阿方納西·尼基丁三海旅行記”,蘇聯科學院出版社,莫斯科—列寧格勒,1948年,第10頁及54頁。同時參看洛甫捷夫的“俄語句法史摘要”(教育出版社,莫斯科,1954年版,第63—64頁)中李哈切夫的論文目錄。

好像“一幅沒有远景的圖画”^①。在古俄語中最常見的現象是把各个半独立的句子串聯在一起；而在現代俄語中，既可以把几个單个的句子做为一个复合句的組成部分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也可以把几个独立的句子联合成为复杂的結構統一体，即結構上有联系的句子羣。

語言的語法結構是按着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逐漸地变化着的，所以在研究語法結構的時候，除了研究常用的能产形式之外，还必須注意那些殘存的非能产形式及次能产形式。例如，我們在前面已說過，俄語名詞變格體系發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尽管現代俄語的變格體系是建筑于性的區別上面（見前），然而中性名詞却沒有單独的變格，它們的變格和陽性名詞基本上一樣，只是第一格及第四格的詞尾不同而已。至于陰性名詞，除了基本的變格方法（如 стена [牆]）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補助變格方法（如 степь [草原]）。这种所謂的第三式变化当然不如陰性名詞的基本變格方法常用，但同时，名詞中还有一些變格方法根本就很少用。例如，время 一类的特殊变化。这类名詞不多（一共有10个），它們已經脫離了旧的能产的名詞變格體系。

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俄語的形容詞分为兩类：性質形容詞和关系形容詞。然而，在現代俄語中这两类形容詞列为一个性質关系形容詞类别，它們屬於一个變格类型。从語法上来看，在这个統一的类别之中性質形容詞占主要地位，它們具有短尾形式、表級形式，而在构詞方法上更为能产的关系形容詞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轉化为性質形容詞。同时，所謂的物主形容詞（例如：отцов [父亲的]，сестрин [姊（妹）的]）在現代俄語中已經不能独成一类，因為它們为数極少，在詞彙上表示狹窄的親屬关系，屬於非能产型。

在數詞里，我們也可以看到非能产的类型，如集合數詞，而且序數詞在明显地向形容詞靠攏。序數詞所以仍然保留在體系之中，因為它們与基數詞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另一方面，代詞的語法形式虽然極為穩固，但在代詞中間也可以看到極其个别形态构造，如不定代詞 кто хочет, что угодно, 这种形态构造是由失去詞彙意义的实詞和代詞組合而成的。

動詞的語法結構極其复杂，除开人称形式之外，还包括形動詞及副動詞的变化形式。動詞具有多种多样的体的意义和時間意义。然而在動詞里除开許許多多表示人称、体、时、式、态等語法意义的能产形式之外，也有个别的非能产形式，例如，无前綴的多次体形式（如 сіживал），无人称動詞（如：вечерееет。

^① 波鉄布尼亞：“俄語語法札記”，第1卷，第2版，哈尔科夫，1888年，第124頁。

свёртает), 不构成对偶的体形式等等。这些形式已脱离了活的, 能产的动词形式体系。

語法及其基本部分

語法在語言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决定于語言的詞彙与語法結構二者之間的关系。因为語法結構及詞彙是語言的核心, 所以語法应该看作是語言科学中一門基本的学科。

因此, 如果像馬尔那样把語法放在語义学里, 并从而否認語法結構是語言的基础, 无視語法这門語言学科的理论意义, 在方法論上是錯誤的。

語法不能不注意到詞的語法意义与詞彙意义之間的自然联系。因此, “研究語言的語法結構就不能不注意語言的詞彙, 不能不注意詞彙意义与語法意义之間的联系”^①。但是, 詞的詞彙意义在研究語言的語法結構当中只能看作是抽象的語法分析的材料。

至于語音学, 因为它研究語言的語音体系及語音变化, 所以不属于語法範圍之內。有聲語言的辨义功能只表現在詞及詞的变化当中, 因此無論对于詞彙学或語法学來說, 語音都是不可缺少的材料。

語法結構的基本單位是詞和句子。因此, 語法学的两个基本部分便是形态学和結構学。形态学研究詞的构造, 研究同一个詞的各种构形方法, 研究詞的构成及变化。

結構学則研究句子結構及詞在句中的組合。

由此可見, 形态学和結構学对于語言的語法結構來說, 是两个平行的, 互相补充的部分, 它們只有在一起才能构成研究語言結構的語法。但形态学与結構学必須明确地区別开来。形态学和結構学虽然有着揭示語言的語法結構的共同任务, 但它們却各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形态学是研究詞的語法科学, 而結構学是研究句子的語法科学。形态学研究詞在言語中如何借助詞綴或其它与詞綴具有同等意义的手段而变化, 构成不同語法类别, 获得各种語法意义。結構学研究詞如何联結成句子, 构成句子中成分或用作造句所必須的虛詞。因此, 如果將詞的变化放入結構学中, 并从而否認形态学是語法学的的一个独立部分^②, 或者干脆把形态学看做結構学的“技术”(如馬尔), 都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 如果認為形态学

① 維諾格拉多夫: “俄語”, 教育出版社 1947 年版, 第 7 頁。

② 羅夏尼諾夫: “普通語言学”, 列寧格勒, 1940 年, 第 37 頁。

与结构学的研究对象的区别只在于前者研究詞的形式,后者研究詞組的形式^①,那末,就忽視了结构学不同于形态学的基本特点:结构学研究句子构造和詞在句中的組合。

形态学研究詞的变化,分析詞的形态构成,將詞分为各种詞类。研究詞的形态构成的历史变化(历史形态学)。表示詞的形态变化的基本手段是加詞綴,即詞尾变化,用前綴和后綴来表示詞的語法意义,以及把詞的語音交替和詞重音用作語法构形的手段。形态学就其研究的基本对象来说,是研究詞的語法科学。因此,形态学中包括研究詞类的科学(見下)。构詞法和形态学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所有新构成的詞都要屬於一定的詞类,取得某一詞类的語法范畴。

研究句子結構和詞在句中組合的结构学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结构学的基本部分研究句子,研究句子的結構类型,句子的語調和句子成分及句子的部分。结构学既然研究句中諸詞的語法組合,因此,“结构学不能不研究作为句子組成部分的詞”^②。在结构学中,詞也是語法分析的基本單位,它不仅能做句子成分,而且也是构成詞組的要素。因此,我們有充分的根据說,形态学作为研究詞的科学是结构学的基础,而根本不像馬尔派所說的那样,是结构学的技术。至于抛开句中詞及詞的組合而对整个句子的意思所做的語义分析(馬尔派的所謂“句子的語义学”),則不应包括在结构学里。

关于詞組的构造的研究,对于各种詞組結構的分析以及对于詞与詞之間的結構关系的各种基本形式(一致关系,支配关系,附加关系)的研究,这一切便构成结构学另一独立的部分——詞組的研究对象。

关于詞組的学說在語法中不能构成独立的学科,因为“詞組这个語言單位的独立性和固定性比詞及句子都小”^③。

詞組作为“复合的称謂”,“它具有与詞同样的称謂功能”^④。“詞組的概念和句子的概念是毫无对应关系的”^⑤。詞在詞組中的各种基本关系(一致关系,支配关系,附加关系)都可以脫离开句子来研究。然而,詞組就其对于客观的关系的性质来说,更与詞接近,而不是与句子接近,但由于它是詞的語法形式的組合,所以必須包括在结构学範圍內(成語或融合性熟語除外)。在句子結構中,詞組

① 彼什科夫斯基:“俄語結構学的科学研究”,第6版,教育出版社,莫斯科,1938年,第64頁。

② 維諾格拉多夫:“俄語”,教育出版社1947年版,第4頁。

③ 同上,第7頁。

④ 維諾格拉多夫:“俄語”,教育出版社1947年版,第8頁。

⑤ 同上。

是已具有結構关系的建筑材料,因此对它必須进行專門的研究。

最后,关于各独立句子之間的結構关系,关于将單个的句子联合成复杂的結構統一,关于将言語中的許多句子在語調上划分为音段等問題,應該看做結構学的一个独立的部分。

修辞学与語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是研究各种同义的語法表达手段的科学,例如它研究具有不同格的結構的同义現象、无人称形式的同义現象和被动短語的同义現象,研究副動詞、形動詞結構和从屬复合句中与它們相对应的“从屬”部分的同义現象。但是修辞学也研究語言的詞彙,所以應該把它看做是語言学的一个独立分科。修辞学不仅对于語法,而且对于詞彙学也有極大的实践意义,此外,它还是一門附屬於文艺学的实用学科。

語法作为一門科学和教学的科目,具有極大的教育意义,可以揭示出語言的巨大組織力量。另一方面,語法的研究对象語言是人类思维長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因此語法对于培养科学的思维能起極大的作用。

俄語詞类的体系是关于詞的語法学說所研究的問題之一。

詞类能表示这种或那种高度概括的意义,(如物体、性質、动作、数量和疏突关系),因而是詞的詞彙語法类别。每个詞都要發生这种或那种語法意义的变化,詞义中个别的和具体的东西的抽象,是在詞类固有的語法范疇的基础上实现的。俄語各詞类的区别在于它們的基本意义不同,它們的語法范疇和形态特征的性質不同,它們的結構功能,构形方法以及构詞类型也都不同。根据詞类表示的不同的語法意义,它們在句中具有不同的作用,构成一定的詞組。由此可见,俄語中每一个詞类都有一定的詞彙語法意义,具有自己的形态特征和构詞类型,具有一定的結構功能。俄語的詞类彼此有复杂的联系,从而又联合成为詞类羣,这种詞类羣的体系是俄語所特有的。首先可以分出靜詞羣:名詞、形容詞以及远在古代俄語中就从名詞、形容詞中独立出来的数詞。名詞通过性、数、格等語法范疇表示物象意义,主要用作主語和补語。形容詞用和名詞一致的性、数、格形式来表示物体的性質特征,这种表示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通过对于其它物体的关系。数詞表示物体的数量特征,判定名詞的数量和次序。代詞也是靜詞的一种,它概括地指示人称、事物和特征。

在称谓詞中,“靜詞”是和動詞相对应的。動詞不仅指出它所表示的动作,而且还用体、态、人称、时和式等語法范疇表示这些动作,这些語法范疇可以說明動詞动作的各种关系:与主体和与客体的关系,与内在界限的关系,与动作者以及与现实的关系。動詞用变位——加人称詞尾——来表示單数或复数的人称意义。名詞、形容詞及数詞由于動詞和其它靜詞的要求而变格,表示單数或复数的各种

指格意义。代詞由于句中其它詞的要求也要变格。副詞在构詞和形态类型上与名詞、形容詞、数詞、代詞都有关联,与动詞也有一定的关系,它表示动作和状态的性質和情况,表示性質的特征,疏状关系或限定性質的語法意义。

在基本詞类之中,还有一种独立的詞彙語法类别,即所謂的“状态詞”,它表示状态,主要是具有時間意义的性質状态。状态詞主要是由謂語副詞构造的,有一部分是由用作謂語而失去物象意义的名詞构成的。状态詞作为独立的詞类的語法特征是:状态詞借助于系詞,能够表示过去时,将来时或假定式的語法意义(кругом было тихо [周圍一片寂靜]; ему́ будет обидно [他会見怪]; странно было бы не заметить этой ошибки [看不到这个錯誤,可就奇怪了])。不带系詞的状态詞表示現在时(с вами трудно спорить [和您总講不清道理]; пора́ разбудить его́ [該叫醒他了])。

作为詞的詞彙語法类别,詞类不仅在意义的語法表达上彼此界限分明,而且还可以通过它們固有的語法范疇而互相联合起来。另一方面,正是在詞类中把最概括的詞彙意义熔煉为抽象的語法意义如物象意义(名詞),动作意义(动詞);性質特征及关系特征的意义(形容詞),数量特征(数詞),动作或状态的性質特征和疏状特征(副詞)以及对于事物或特征的概括指示(代詞)等意义。同时,在詞类中不仅确定詞及其形式的語法意义,而且时时在积累着新的語法性質的成分,而旧的語法性質的成分則逐漸消亡着。此外,詞类不仅是積極构形的中心,而且也是能产型构詞的中心。

現代俄語詞类有哪些共同的語法范疇呢?首先是名詞,形容詞,形动詞及部分数詞和代詞有共同的性、数、格的語法范疇。在靜詞語法范疇,中最抽象的是格范疇,它表示客觀諸事物和現象之間的各种关系。名詞的格范疇表現在詞組和句子中的結構用法中;它主要表示名詞和其它詞类之間的結構关系。

名詞和其它詞类之間的格的关系有两种:一方面,名詞的格的意义是通过一致关系扩展到形容詞,形动詞,代形容詞和代数詞上的;另一方面,当名詞和代詞同支配动詞、其他支配名詞或形容詞連用时,如果这些詞可能要求从屬於它們的各詞或代詞具有某种格的形式,那末,这时的名詞或代名詞的格的意义就是在結構的支配关系上产生的(例如:строгий к себе́ [严格对待自己的], верный обещанию [不食言的])。

靜詞的性、数、格的范疇与动詞的人称、时、式、态的范疇之間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动詞的人称形式具有数的語法意义;过去时形式和假定(条件)式形式具有性的語法范疇,这就是它区别于現在时形式、将来时形式和命令式形式的补充特征;动詞的态的意义表現在与动詞連用的名詞或代詞的一定的示格形式的

使用上。

動詞人稱、時和式等範疇表示出動作是屬於某一人稱的，是正在發生的，已經發生的或將要發生的動作；或以一定的方式表明動作對於現實的關係。這三個範疇正是謂語的結構範疇的基礎。

但是在現代俄語中，時和式的範疇不僅是一定的動詞形式的語法屬性，而且也是狀態詞和短尾形容詞所必不可缺少的特徵。因此，動詞的時和式的範疇是與狀態詞及形容詞短尾形式有關聯的。

由此可見，現代俄語整個的詞類體系清楚地分為兩大詞類羣，每個詞類羣都有它們共有的語法範疇。

第一個詞類羣包括名詞、形容詞（短尾形容詞的形式除外）、形動詞（短尾被動形動詞除外）以及部分數詞和代詞。第二個詞類羣包括動詞的變化形式、狀態詞、短尾形容詞和短尾被動形動詞。

副詞比較特殊，它沒有性、數、格的語法特徵，也沒有人稱，時和式的語法範疇。因此它不屬於這兩大詞類羣之中。副詞的語法功能，主要是表示各種疏淡關係。

以上這些表示客觀的事物、特徵、動作、性質和狀態的詞類，構成複雜的實詞類系統。實詞是與虛詞相對應的。虛詞表示客觀諸事物和現象之間的關係，它們可以用做表示詞與詞或句與句之間的結構關係的手段（前置詞、連接詞），可以賦予單個的詞和整個的句子以一定的意味（語氣詞），是構成複合語法形式及結構的手段（語氣詞和系詞）。

實詞類之外，還有在語言中只作句子用或只出現於句子中的“詞”。這種“詞”如果脫離開句子，則什麼也不能表示，因為它們沒有稱謂意義（номинати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首先，所謂的單詞句就是這種“詞”。單詞句在語言中只有交際功能（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例如：肯定單詞句、否定單詞句、疑問單詞句和感歎單詞句（да, нет, разве? ещё бы!）。

有些感歎詞表示說話的人對於某人的話或對於語言環境所持的情態態度，（эх! эге! ба! увы!），也屬於這種“詞”。不能包括在實詞類當中的還有情態詞與情態語氣詞（конечно, ведь, ли, же, пожалуй, едва ли），因為它們表示句子的或句中的某些成分的情態意義。不屬於實詞類的還有具有純表情功能，沒有情態褒貶意義的感歎詞（如 ой! ай! ах!）。至於擬聲詞和表示呼喚、驅逐動物的詞，由於它們在語言中沒有直接的稱謂功能，當然也不包括在實詞類當中。